寶清經解續編

D仁12
698
80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下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禹貢弟三下　夏書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岍釋文字又作汧馬本作開紀志皆作汧本紀云道九山汧及岐逾

本紀作踰

鄭曰四列道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岍在右扶風　馬曰三條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　疏曰地理志吳岳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襄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後案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惟首在隴蜀尾沒于

勃碣今鄭此注所分四列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鄭順經文
先後之言其實當正陽次陰正陰爲列而至于碣石入
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碣者鄭注與史
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是
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
續漢志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職方雍州山鎮曰嶽山詩疏
引鄭志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嶽據此知西周以荆嶽爲中
嶽亦不數嵩高也漢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今爲
鳳翔府之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汧山在州南七十里
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
云水決之澤爲汧也岐山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
里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大王
居岐之陽即此漢志左馮翊郃縣西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今朝邑縣有襄德故城荆山在其
竟也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段云大岳霍大山史漢善本俱作大
唐石經以下作太誤也下大行同
傳曰三山在冀州大岳上黨西　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
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大岳在河東彘縣東是
三山在冀州以大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後案蒲
反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漢縣舜所都大岳
即霍山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霍大山在今平陽府霍
州東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本紀作砥段云說文同字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薄澤縣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後案薄澤今在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大陽今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大陽關今在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後案大行列子作大形行古讀若杭晚周變讀若形非古音恆本紀避文帝諱作常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曰地理志云東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西大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大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然山旁之水多入海山不入海也傳又解治水言山之意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底柱析城沁出王屋淇近大行恆衛滹沱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後案道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疏附會之皆非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埜王今河內縣故城卽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緜亘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

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爲
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西恆山在今縣西北漢志右北
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遼西郡絫縣有揭
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志
劉昭注碣石山在臨渝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唐省肥如
入新昌寻又改新昌曰盧龍盧龍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
曰廣甯金又改曰昌黎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甯縣西南
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北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圉本紀索隱作圄
鄭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大華山在宏農華陰南 後
案前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圄

與圉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
志亦云永平十七年更名鄭據續志非前志益州部犍爲郡
之漢陽縣也續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不言京兆言宏
農者亦据續志也漢冀縣唐爲伏羌縣元和志朱圉山在伏
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今伏羌縣治
宋熙甯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較唐故縣移向西南三十里故
縣志云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
十步鳥鼠漢志在首陽縣西魏改首陽曰渭源隋屬渭州唐
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七十里若從傳爲治山旁
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
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

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圍山是山脈縣亘於伏羌西南者甚眾
可與鳥鼠錯雜舉之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村落中一小山
亦非也西傾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洮州廳西南　謹案呂
祖謙以爲依山次當先鳥鼠後朱圍史倒文耳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陪本紀作負漢志作倍顏師古
云倍讀曰陪段云倍負古音同
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州密高密高
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
尾者　後案鄭所引地志前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
潁川郡密高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
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也續志則云潁川郡陽城縣有
嵩高山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漢地志南陽郡平氏

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又江夏郡安陸縣注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周禮保章氏賈疏博物志
此又一陪尾與　隋唐志皆以爲泗水陪尾
漢志鄭注不合元和志云一名橫山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
在縣西南五十里詳道洛密高今爲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
西十里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平氏
今爲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山在縣西東南
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詳道淮安陸
今德安府治
道嶓冢至于荊山
鄭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　後案前志南郡臨沮縣禹
貢南條荊山在東北續志同漢臨沮縣隋唐改臨漳縣今爲

南漳縣屬湖北襄陽府蕃冢見梁州

內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疏曰地理志立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　後案前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此縣後漢改屬廬江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也大別在安豐則揚州界傳疏以爲荆州非也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謹案大別辨詳道水桐城姚鼐以爲漢志此條誤大別當入安陸下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後案江水南距荆州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氏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山在廳西北已見梁州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屬衡州府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已見荆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漢志作傅段云作敷者淺人所改徐廣史記音義曰淺一作滅

傳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後案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則傅淺原乃水也　段云水經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九江東陵傅淺原大邳三篠皆爲地班合傅易山川釋傅淺原亦地之也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

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
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屬江西
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

道弱水 釋文弱本或作溺說文引作溺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原于上未成流凡言
自者亦發原于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
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後案言過會至于
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原益
知道山言山脈非言治山穿山旁水也

至于合黎 黎地理志作蔡水經作離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馬曰

合黎地名 後案鄭例言至于者皆非水名馬與鄭合傳云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非也 謹案今有合黎河在肅州西南
會弱水入合黎山卽傳所云在大流沙東者也然非經文弱

水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
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傳曰弱水餘波西
溢入流沙 疏曰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
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
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
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

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後案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一千五百里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傳曰在東者蓋因弱水爲西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尙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是漢志古文說居延謂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隆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

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也顏師古杜佑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敦煌縣今安西州治）近人因遍徵西域流沙以當之不知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故耳若西域之流沙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西流出塞入大流沙之水則傳疏皆無稽之言也　謹案雍州云弱水既西者謂在州界之西不入中國也鄭以爲西流僅指其發原至合黎者言之鄭此注引地記以爲通於南海古以夷狄戎蠻爲四海意以爲餘波在西域界耳今弱水原出山丹縣之窮石山西流入合黎山復出而東北行岐爲二股皆入居延澤則淮南所云絕流沙南至南海蓋指居延澤東南之休

屠澤大宛傳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曰河塞外得水曰海也山海經但言流沙西南行昆侖之虛又西南入海也與禹貢弱水無涉說文岷山或曰瀁水之所出卽張掖雞山瀁亦本之地記與鄭合也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其出南脅　疏曰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今本無後案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此地山川已渺茫矣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酈道元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惟據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已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爲黑水耶括地志云黑水原出伊吾縣北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水源與張掖雞山又別唐伊吾縣今爲哈密並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考是諸說皆不

足据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孫云鄭氏泥于地說三危在鳥
鼠西南不用故煌有三危之說耳括地志所云伊吾縣今爲
哈密出美瓜左氏所謂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竄之
三危故天問云黑水元阯三危安在設詞以告君非竟不知
處也　謹案今至鎮西府者多目驗得之此雍西界之黑水
也至梁州之黑水胡朏明以金沙江合若水瀘水當之其一
枝南流入滇池卽經所云入于南海地志云益州滇池有黑
水祠是也弱水黑水二條源流俱不入中國故略記于河道
之前坿記西藏總傳衛在打箭爐西南俗稱前藏藏在衛西
南俗稱後藏喀木在衛東南三處統名三危卽禹貢道黑水
至于三危也近人或以瀾滄江怒江牂柯諸江當之要皆臆

度未足爲信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　後案呂覽
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瀙水以道河墨子兼愛篇云禹北
爲防原泗爲底杜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
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
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
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段熲傳自張
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里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所
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
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

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
鄯州治 今西寧府 又於湟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故城
在今西寧府南一百八十里 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故章懷太子注後
漢書杜佑通典皆以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非也龍門縣北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
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
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
亦有龍門山也 又案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
羌非河源爾雅山海經皆無指實惟於實之西水西流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西
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唐人刱新說謂河源昆侖在吐蕃
境內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
皆非禹迹所至今略不辨 謹案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
山海經謂之泑澤在今鎮西府闢展西南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
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
河段頴傳云出塞二千餘里蓋言追羌至積石又出塞二千
餘里非積石在外二千餘里也
南至于華陰
後案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
所經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
至于華陰也
東至于厎柱

鄭曰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
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
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後按水經河水
篇歷敘所經至東過底柱閼注云砥柱山名昔禹破山以通
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
東北大陽城東也大陽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　鄭云砥柱當在西河西河
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灘以上其閒竦石築出一百
二十里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酈以底柱卽三門元
和志同而唐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
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
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
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安隋唐漕運之道山當
上有閣道牽泝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
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酈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閼
流則非也西虢今爲陝州傳總括言之不復分析也
又東至于孟津　孟紀志皆作盟古音同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後案漢志
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謹案薛綜注東京賦孟津
四瀆之長武王爲諸侯約誓于其上尚書曰東至于孟津下
云云與傳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段云洛當作雒汭溝洫志作內伾釋文本
或作岯字又作郙爾雅釋山一成郙說文

土部同夏本紀水經作郡疑卽邰之異體

鄭曰大坯地畔也流出坯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沛流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　疏曰鄭云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後按洛汭左傳杜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在其西矣修武武德漢屬河南郡修武縣今爲河南懷慶府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皐縣水經注同成皐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蓋鄭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以河南岸之山言之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里高四十丈瓚蓋以修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臨河南北岡阜豈無足當之者成皐差高大張說尤的　顧氏閻氏胡氏俱沿臣瓚及隋志之誤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釋文降如字鄭戶江反後案降漢書作溶此傳寫之誤地志作絳說謬然亦不從水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　此系欽說今河內共縣北山

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絳水也降讀如郷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其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後案酈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酈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則經當云北至于大陸過降水矣其謬顯然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

字注與志同竊意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酈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酈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　又案水經注河水篇於氾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酸棗縣故城北又東逕匡城縣故城南又東逕長垣縣故城北又東逕蘭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倉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今濬縣西南又淇水篇於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西在今濬縣東　又東北逕枉人山東俗名上陽三山在濬縣北二十五里　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即漢志所謂清河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

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郟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於淇口下言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衡漳爲過降不信淇口之說而駁之曰稽之羣書其縣本共和國是有共名不悉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漸詩列目又違當非改降革爲今號但共和在禹貢後不得執後之爲共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後安知非降改耶酈駁皆非也　又案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注云內黃故城右對黃澤即貢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疑今內黃安陽界中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所居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彰德府臨漳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大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故水經歷敘漳水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郎今大陸所在也（鉅鹿故城郎今平鄉縣）祖乙遷耿史記作邢杜佑云郎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爲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酈注云徙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之北

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間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
河渠書云禹厮二渠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北其河長壽津在
今濬滑之間河渠書又言漢武道河北行復禹舊蹟所謂北
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漢志水經俱以屯氏河實出大河故
瀆鄭不直以故瀆爲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
定王五年河徙此所徙卽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
者爲禹河較河渠書直以北瀆當禹河尤爲精確也　孫云
禹河至天津入海卽漢章武地今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
南樂大名元城冠縣館陶堂邑清河博平高唐平原德州青
縣靜海天津皆大河故瀆所經蓋自周時河徙至漢王莽時
絕則今山東海豐入海之河俗稱老黃河衞河在其東北入
海故鄭氏以爲禹河故瀆

又北播爲九河

鄭曰播散也　後案九河徙駭爲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
在兗域又案鄭以淇口爲降水至大陸千里以屯氏河爲河
故道考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
有古屯氏河此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一路皆向東
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
皮以下則播爲九矣許商曰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
在高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
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
光卽今縣高縣今德州詳沇水至酈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

連則非正流近儒因謂漳水卽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卽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迎河入于勃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 後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亭徐堅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間此處已迫海口似無復有地可容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 閻云當作逆 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蓋海之西南岸所漸者漢潔沃瑕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台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 又案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至唐及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脽之流遂絕元至元閒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略也

嶓冢道漾東流爲漢 段云說文漾古文漾蓋壁中故書作漾孔以今文讀爲漾漢志作養今文也淮南墜形訓作洋高注洋或作養

鄭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後案地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武都廣漢漢中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荆州川瀆志說文則以沮水爲沔水氐道今已無考武都在今成縣西北沮縣今爲略陽縣然則出氐道至武都爲漾東至武都爲漢又爲沔又東至沮縣爲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志又云漢中郡沔陽縣應劭云沔水出至武昌東南入江沔陽縣今沔縣自略陽東南約三百里至沔縣然則班志氐道武都沮

縣沔陽四條源流是一言入江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一也 又案嶓冢在西縣鄭注與志合此節東漢是正派嶓冢西漢是別源以今輿地言之自略陽縣南甯羌州北故葭萌地流經沔縣西南爲沔水又東逕沔縣褒城南鄭縣南經所謂道漾東流爲漢也其冠以嶓冢者水經敘西漢源流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乃東漢源而插入嶓冢山三字是氐道亦有此山水經作於魏晉閒人因班志似不合禹貢故錯互其詞其實非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西源出隴西嶓冢山璩心知氐道嶓冢係後撰故改爲漾山但氐道本屬隴西如璩說則曾改屬武都又於西源舉隴西不舉西縣

皆未詳惟酈注引劉澂之郭景純云東漢從沔陽分支南流入穴通山入西漢一說又引庾仲邕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一說可以調停尚書與班志不合之處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略陽寧羌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所經也而水經注歷敘西漢水至槃頭城南與濁水合則二漢已有流通之道又西南至通谷通谷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卽庾仲邕云漢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也至寒水注之則卽郭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陽南流至漢壽春入大穴中通嶓山下西南潛出而入西漢者亦卽鄭梁州注所謂漢別爲潛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者水經注云東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的係漢別之潛潛既與西漢合則通西漢上源皆得名潛故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首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滄本紀作蒼

鄭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是此水也 後案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鄭說荊州之沱爲夏水而此滄浪之水亦以爲夏水者蓋夏水介江漢之間既爲江別亦爲漢別也水經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郎經所云又東爲滄浪者也而酈注於沔水篇敘至武當縣下別撰滄浪之義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州名滄浪州縣今均州庾仲雍漢記謂之于齡洲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酈說非也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詞哀郢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以爲楚都切證又地說滄浪出荆山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水經注

名夏陽水王粲在荆州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雎然則漳本出荆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左氏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南漳未繫荆州故別見於此滄浪之爲夏水無疑也　又案水經沔水又東過城固縣南以下歷敘所經至又東過荆城東卽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卽西鄖縣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荆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界　後案說文澨埤增水邊土
入所止者水經注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
之陂南與江合是三澨水名也鄭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水
經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鄖
注引春秋左氏有句澨漳澨雍澨萇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
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地也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
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邔縣故
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今並無所謂三澨竟陵今天門
縣索隱曰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也大別鄭前注云
在安豐漢志續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杜預酈道
元皆不信其說而又不能言其所在左氏定四年吳伐楚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夾漢謂
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
小別大別皆在漢東矣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蓋今英山
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迤行漸及大
別之陂而入江耳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
北一百步此即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則今漢口西岸晴
川閣畔瞰江之山與南岸黃鶴樓相對者非古義也　謹案
大別胡朏明從元和志說爲是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圖轉東成其澤矣　後案此言道漢故
曰北江下文道江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此條傳疏言三

江入震澤謬不待辨水經亦顛倒失倫漢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亦附會漢志言之今貴池分江水已滅沒不可見以地理言之大江自石城分派萬無至餘姚入海之理酈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江通者爲三江當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要皆與鄭注不合　謹案三江之說惟鄭注爲合彭蠡自受章貢諸水而成北入于江劉歆以爲湖漢諸水是也鄭云漢與江會而成澤非也

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紀作汶詳見梁州）

後案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此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原之誤江于荊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又東至于澧（澧紀志皆作醴裴駰引鄭亦作醴段云馬王及傳本皆作醴而訓爲水名作澧者衞包所改）

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　馬曰醴水名　後案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南長沙府醴陵縣之北江湘之閒郡有零陵武陵縣有零陵孱陵沅陵遷陵荼陵昭陵容陵地以陵名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　謹按水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敘所經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注云澧水流注於洞庭湖蓋澧水注湖由湖達江在今洞庭湖北澧字今古文皆作醴楚詞亦曰醴浦經言東至于澧

當在今澧州界非長沙之醴陵縣北境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後按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黄梅縣境　謹按九江説見荆州東陵蔡氏以爲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水經注以爲在廬江金蘭西北東陵鄉者非是

東迤北會于匯　釋文迤以爾反馬云靡也

鄭曰東迤者爲南江　後案説文迤衺行也卽引夏書此文爲證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衺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鄭云云者猶言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今江自黄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迤北會於匯也　孫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地理志丹陽郡石城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吴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沔水注沔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注云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吴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吴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據此則鄭以會於匯爲入於具區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疏曰地理志南江從會稽吴縣南東爲中江入于海

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後案傳補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實皆似是而非也江水發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也　又案地志漸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皐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班氏所言大江原無訛漏而志又以吳松爲南江荆溪爲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荆溪所受皆宣歙山源以入太湖至闔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並不指爲禹貢三江後人牽而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甯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則不可解者此水今已湮滅不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於石城縣下並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不論惟水經河水敘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水經不目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即松江在吳縣南耳酈注意則用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故取石城水而實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爲二派上源皆自石城分

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爲三江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遷松江班志以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酈意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並列爲二以配大江爲三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皆不可從　謹按近金氏輔之錢氏坫孫氏伯淵阮氏伯元多主地志水經郭璞之說詳各家書

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段云沇山海經作瀡郭注音羶水經注作瀡古同音假借字漢志作沛　案沛出河東垣縣濟出常山房子二字各殊漢人已淆亂矣惟詩風周禮尚作沛也溢爲滎職方氏注引作泆爲滎疏引禹貢同水經注亦同此乃衛包所改夏本紀作泆地志作軼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　傳曰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後案前志河東垣縣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坯山在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同

修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成皋春秋虎牢漢置縣鄭注大坯滎播同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屬河南郡今爲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

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移滎澤治於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爲鄉并入滎澤縣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
也亦曰嚻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敖
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
倉去今滎澤縣東南當二十里滎澤至東漢已塞見豫州
又案由禹以來沛水入河之道凡再變愈徙而西河渠書云
周末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
沛汝淮泗會而河始與沛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濮蕩渠亦
名汳渠隋又名汴濟渠即今河陰鄉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
自滎陽引河後七國及秦遞加疏道曰濮蕩渠曰陰溝曰汳
水東入泗曰鴻溝曰沙水曰百尺溝東入潁曰沙汭南入淮

曰睢水至宿遷入泗曰渦水至懷遠入淮諸水同源于出河
之沛津渠交絡滎瀆爲河所亂禹迹無存矣以今輿地言之
滎澤屬開封府原武屬懷慶府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開封府菏澤曹州府
治諸縣皆沛瀆所經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段玉裁云出說文作至本紀無上于字）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沛陰定陶西北　傅曰陶丘丘再成
後案漢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南當依鄭作北）陶丘亭
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於東北故陶丘與漢故城皆
在西南七里也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今曹
州府治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沛水自陶
丘北匯於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垠槐入海者爲沛瀆其一

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湖陵今魚臺縣地此至於菏皆豫州菏澤在定陶者與菏澤水在湖陵者異水經注誤信孔傳混而爲一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爲湖陵豫州及此皆主澤言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後案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沛水經於沛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注南爲菏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汶水北爲沛瀆

從東北來注之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今壽張五十里及會通河逕鉅野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沛水會汶故道亦湮矣

又北東入于海本紀作東北

後按地理志沛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山海經曰沛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河水枝津謂濕川注之郭璞云沛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沛水仍流不絕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泰安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沛水入海所經也

又案沛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甯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南清

河卽泗水北清河卽沛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
蓋自劉豫道濼東行始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攷
之沛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皆古沛瀆
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亦古沛瀆而自歷城東
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川蒲臺以北則古河水
所經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濕二瀆而小
清則古沛瀆也

道淮自桐柏

後案地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風俗
通云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行地下
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胎簪寰
宇記謂在桐柏西北三十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
桐柏縣東胎簪最在西水經以其始源潛流者言之大復最
在東漢志以其出陽口者言之桐柏其總名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後案沂入泗泗入淮於次宜言沂泗古文不拘耳水經云淮
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
劉宋蓋省入山陽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故
城自元時河奪汴泗入淮而清口（水經注謂之泗口）以東又以一淮
受全河河强淮弱退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郵寶應山陽泰
州興化鹽城間以入海河無清淮之刷沙積河淤必堅築高

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清口借淮刷黃黃淮並治矣

道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鴟似鷄而黃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後案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水經渭水注引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蓋其山脈聯屬二而一者也山在今渭源縣西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又東入羣昌府隴西縣界船司空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本紀作又東北至於涇殷云今文

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後案水經渭水篇自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入渭漢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西南三十里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左馮翊北　疏曰地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矣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

水東流注於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地考之與
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後案直路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今同
州府朝邑縣縣西南四十三里有漢懷德故城禹貢豫有雒
雍不言洛洛水之名起於周初雍州其浸渭洛詩瞻彼洛矣
毛傳云宗周瀕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
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注此
洛卽漆沮之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殷本紀
西伯獻洛西之地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
地謂洛西及丹方等州也以上皆闢駟所謂洛此經所謂東
過漆沮也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甯縣界東逕臨潼

縣北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華陰縣北又東入河是曰渭
口水經注云春秋之渭汭也
道洛自熊耳段云洛當作雒說見前
傳曰在宜陽之西 後案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水經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漢地志洛出冢領山山海
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
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於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
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
合又東逕熊耳山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商州西熊耳
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本漢上洛縣
地所謂道洛自熊耳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於河南城南　後案河南卽周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自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入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甯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漢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經所謂東北會於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蹟無存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於洛陽之南　後案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西來注之所謂又東會於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　後案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山海經曰洛水成皐西入河水經注云謂之洛汭卽什谷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八里漢志雒水至鞏入河過郡二云農河南行千七十里所謂又東北入於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氾水縣北氾水故成

皋西至葦縣界十五里又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於東又二十五里爲縣治 又

非古之什谷矣 正義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

史文詳略無義例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 段云隩當从說文玉篇作奧紀志大傳正義本作奧今文也衞包及石經以下作隩刊當作栞開母廟石闕銘作甄源當作原陂河渠書作瀘古音同

傳曰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土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原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於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其貢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 傳連下中邦爲句今從鄭讀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後案於三等中又分九等也

上文財賦兼貢賦言賦重於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

正交正底慎之實也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邦紀志皆作國下男邦同錫作佚古文訓字紀作賜釋文台徐音怡朕當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

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後案說文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嫣汭皆

以爲姓國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是胙土乃賜姓也

五百里甸服

段云夏本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按天子之國千里加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面三千里爲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同此若孔傳說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四服每服五百里而二千五百里爲方五千里與史記賈馬不同正義謂馬遷與傳意同誤也　謹案本紀天子之國謂王城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納釋文如字本或作內音同銍詩甫田疏作稚段云俗字秸釋文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頴曰穎段云禮器鄭注引作納粖服地志作內戛服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其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頴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後案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九數有粟米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

人掌供米物有設曰粟無曰米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男邦本紀作任國段云古音同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傳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　謹案王制千里之外曰采百里采者去王畿百里食采邑而不受國也二百里男邦者周制寰內諸侯曰子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殷制也于夏則曰男邦蔡氏曰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蔡氏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段云蔡殺黎同音——後案蔡乃黎之誤

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制者刑法而已　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蔡氏云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馬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

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瀰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瀰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於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瀰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於周爲甸服其瀰當男

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瀰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瀰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瀰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王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云綏萬邦又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於會稽魯語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

瑪則鄭元創造雖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　傅曰荒簡略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段云暨當作泉讀後案鄭以聲教屬下讀

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段云賈捐之引此文說曰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暨與也古無上去之別師古讀曰預荀悅漢元帝紀引作豫地志暨作泉說文泉者衆與詞也　後案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注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本紀作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道積石山元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太平御覽　謹案本紀之說爲正中候亦出七十二　謹案本紀之說爲正中候亦出七十二

子猶箕子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也

尚書今古文集解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甘誓第四　夏書

六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後按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即有扈也水經渭水注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呂覽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爲夏后相說苑又以爲禹皆誤也

孫云墨子明鬼篇莊子人間世皆以爲禹說苑所本也惟淮

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亾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
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與書序夏本紀合
乃召六卿
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孫云墨子明鬼篇引禹誓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
周官大司馬鄭注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書大傳鄭注六
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嗟說文作謷段云堯典作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誓戒要之 咨此作謷語言之別也
以刑重失禮也 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釋文正如字徐音征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
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三正建
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大傳三統三正也若順連環周則復
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天用勦絕其命 勦說文引作剿釋文馬本作巢段云當
作剿漢武賦作樔唐石經以下誤作勦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段云恭當從墨子引禹誓殷本紀漢書作
衞包所改
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女不恭命 攻墨子作共正史記作政墨子同詩出車箋同史記于左下無女不恭命四字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　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弗史記作不周禮注引同蔡氏本用之戮史記作僇下同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戮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

予則孥戮汝　釋文孥音奴周官司厲鄭注引作奴段云古奴婢字皆作奴孥俗字備包所改唐以前本或借孥爲金幣所藏字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後案司厲疏後鄭以尚書奴爲子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與孔傳同戮社爲殺帑戮爲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也　孫云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周官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七十未齔本不服戎有爵者蓋別有罰故言奴僇以誓衆也　謹案夏時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氏珍藝說以司馬法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稭穀梁子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樂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段云今文蓋作湯曰史記衆庶下衍來女二字孫云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耳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傳曰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　孫云此將伐桀而稱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是改號在伐桀前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服虔王肅据左氏相土居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非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非作匪稱訓舉多罪下作予惟聞女衆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 莊云多罪二字衍校書者以今文妄增入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史記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江氏聲云夏衍字僞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是其本亦無夏字莊云此夏當在敢行稱亂有下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史記此十八字在今夏多罪之上段云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商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禮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謹案段氏此說近是莊不從

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史記夏罪作有罪如台作奈何遏作止割作奪邑作國弗協訓不和莊云史記無今字此今字當在夏多罪上

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 史記時作是曷作何時及訓與

鄭曰桀見民將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曷嘗喪乎日亡我與女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謹案鄭說本之大傳蓋今文家異說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亡此本義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史記輔作及莊云今文當作賢史記賚作理莊云今文或作釐釐賚古通是今文讀釐故訓理鄭注賚賜也知古文讀賚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史記女無作毋孥戮作帑僇罔訓無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 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謹案軍法罔重於常刑然夏商之初已有此語盤庚亦剿殄無遺育之誥末孫桀紂乃竟用爲常刑文武行寬大之政曰罪人不帑故大誓無帑戮之言牧誓亦惟云爾躬有戮所以革除夏商之弊暴秦又加厲焉漢初有約法三章之詔文帝始除收帑連坐之法王莽篡漢乃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書曰予惟則奴僇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所以不旋踵而族滅也

後案論語子小子履篇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子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違在墨子之前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蓋湯誓必別有一篇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所以重言申明之此篇當在百篇之外如堯曰咨爾舜一段今堯典所無不得以此疑論語也墨子尚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別有一篇之明證乎國語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此必別爲一篇無疑東晉古文乃一概攘之入湯誥中則妄矣　謹案王氏此論極正莊珍藝先生別有攷定一篇今附錄於右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句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古文今文皆作辠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台何聲之轉）夏王率遏衆力率割
夏邑有衆率怠勿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亾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爾尚息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莊云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以文義求之史
記近是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云今夏多罪天命殛之辭
似重故東晉古文移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
女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
從史記本衍來女二字多罪二字校正東晉古文錯簡從畧
于尚賢篇補闕文十四字從周語補闕文十七字共一百七
十五字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 釋文盤本又作般段云隸釋引石經殘碑作般周官司勳注引亦作般孫云堯典疏鄭本分三篇唐石經每篇空一格蓋今文舊式

史記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於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

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

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
盤庚爲君時事　後案書序祖乙圮于耿史記作祖乙遷邢
邢卽耿也今順德府邢臺縣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傳云亳殷之別名是也今偃師屬河南府鄭主
此說的然可信亳地依山故下言先王適于山也　謹案殷
本紀云帝般庚之時殷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
故居耿作邢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
耿城故耿國也漢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故耿國在今山西
河津縣杜篤論都賦云盤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亦
曰云盤庚作誥率人以苦鄭所云奢儉踰禮也盤庚之遷以
辟河患者從民欲也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也蓋肯遷
者從之其不肯遷者亦止黜其爵祿聽之而已詳莊宗伯尚
書既見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段云感當作戚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此
衛包所改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恤虞翻注
矢古
誓字
莊云說文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故特著之出
從者三篇中以民與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故特著之出
當爲歍說文咄歍無慙一曰無腸意讀若小戚出猶咄歍不
憂事貌言衆皆無遷意也故盤庚順陽甲命誓之卽中篇所
謂予若籲懷茲新邑也　謹案宗伯訓戚爲憂出爲咄嗟之

咀戚出矢言卽多方戚言於民也較孔傳訓眾憂孫觀察訓

貴戚近臣爲的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謹案傳非也我王謂陽甲宅度也茲卽下文茲新邑謂亳殷言度邑於亳殷者乃我王之意卽下文所云也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謹案劉殺也匡救也稽考也台何也言我王敬民恐鄰於奢侈沈溺之患而爾等不能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寧下下篇所謂敢違卜用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亳囂相耿也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王氏石臞曰猶由通用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謹案承嗣也斷命對下永我命續乃命言烈業也

若顚木之由蘖

釋文蘖本又作枿段云說文顚頂也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顚字可包木頂仆木之訓說文乃部㞢木生條也引尚書㞢枿古文言由枿木部櫱伐木餘也引尚書㞢櫱或櫱字不古文作㞢櫱皆萌生之意孔訓由爲用失之　蓋壁中古文作由枿枿或栓誤體今文

馬曰顚木而復生曰枿　後案由訓爲生毛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惠定宇說由訓生儀訓宜也　段云昭八年左氏箴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亦當作㞢訓生生與滅相對爲義杜預亦誤由爲用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謹案盤庚述卜稽之云鄭氏所云爲臣時作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曰敷敎也敎人使用女在位之命．莊云說文敷覺悟也

篆省作學學可讀戶敎反不必從支然後訓敎也此敷當如

字讀盤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聳其德至于神明

故曰敷于民　謹案由乃在位猶無逸之作其卽位也以常

舊服正法度者遵成湯之德以正大臣之不率典刑者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鄭曰奢儉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

勅以無伏之　馬曰箴諫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

王若曰

謹案王盤庚也言若曰小辛時史臣追述之

格女衆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孫云予告女句訓女猷句猷道也

謹案黜絀也時衆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出以謀去私心無

傲慢苟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說文誧敷也商書曰王誧告之　孫云修遠也指當作悕與

旨同意也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謹案欽讀爲厥周官鄭注厥之言與也匿厥旨則德意不下達有邁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

今女聒聒 段云聒說文戇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舌聲商書曰今女戇戇古文从耳作聾此壁中書衛包改爲聒

馬曰戇戇拒善自用之意 鄭曰戇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 段云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讙聒之謂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謹案言汝羣臣既潰潰回遹而又與信險詖膚淺之言以沮撓國事予不知女所爭何事

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孫云含史記作舍惕白虎通引作施

予若觀火予亦拙

周禮司爟注爟讀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謂熱火歟莊云爟火史記封禪書作權火爟權觀古通借字說文烟火光也商書予亦烟謀讀若巧拙之拙是謀字古今文皆絕句今改向下讀

謀作乃逶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段云穡當作嗇

謹案作始也言作事謀始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無逸所謂艱難乃逶也

女克黽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皆作勞

鄭曰昏讀爲昏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悔身之身漢石經作命憸作儉說文作愆疾利曰也从心从冊書曰相時愆民莊云小徐本作冊聲是愆从刪省聲與憸異也段云古文作愆今文作散枚氏古文作憸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莊云沈當作扰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爾衆唐石經作女衆宋本同王石臞曰靖通諍女通汝善也段云嚮當作鄉此字衞包所改

馬曰靖安也　譚案言相乃小人猶相顧于箴戒之言其發

言恐有口過兄予操生殺之柄而女等包藏禍心播造逸言以惑衆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對下度乃口言之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段云遲引作遟此改遟爲遲石經殘碑作人無求字下求字作救古通用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釋文掩本又作弇五經異義引作絕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謹案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皆開方之數與董子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八者方十五里說合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　謹案公羊何氏說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與毛詩序長發大禘及阿衡義合詳禘義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人引若矢之有志朱武曹云志古通識索隱引作幟幟猶埻也

鄭曰我告女于我心之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

女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唐石經作老侮古文馬鄭孔本皆同漢石經殘碑作翁侮侮翁猶也假

僭字弱石經作流孫云鄉飲酒義鄭注流猶失禮也　謹案有古文當作又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孫云趙充國傳上老之臧西成云左氏華臣弱皋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王伯申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寡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釋文長竹丈反後案當如字

謹案傳訓猷爲謀段云爾雅釋古猷已也作猷猶作輶也若後世言進止指揮也

無有違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女眾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　釋文佚音逸段云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曰女則有逸罰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後案周語內史過引之章注義與傳同佚彼作逸恐作佚者

非也　謹案佚逸同部古通用佚罰蔡九峯訓爲失罰其所

當罰較章孔義爲當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

及爾身弗可悔段云恭石經作共孔訓奉是古今文皆作共也度釋文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敞字之誤案誓杜乃摸亦作敗孔訓居疑古文作宅乃口之乃石經殘碑作爾又云石經殘碑于下篇般庚遷之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當空一字今文雖合爲一篇而固區別書序殷本紀皆云作般庚三篇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　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　謹案作起

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誕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釋文誕馬

造上報反馬右旱反爲也段云馬讀單爲亶故訓誠也眾經作亶音義引尚書咸造忽媟孔曰媟嫚也傷也忽字之誤褻本作

媟其引孔傳亦與今不同莊云亶當爲擅勿古文旆造當爲遘皆假借字褻讀曾戎聲御之聲

謹案周官司常通帛爲旜襍帛爲物鄭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襍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司常又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物鄭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今按爾雅因章曰旂孟子曰招庶人以旃旂旜同說文勿古文旆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旒襍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羣臣此篇主于告萬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莊云上朕當作俟古訓字下朕如字

失當爲矢江氏聲讀爲佚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江氏聲讀承保絕句漢石經作后胥高鮮今從之

謹案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溢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

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莊云殷當爲慇說文慇痛也懷回也往而不回猶言徂落　謹案言遭家不造我王徂謝倏忽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

徙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抑何誣聖亂經之甚也

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其非女有咎比于罰

段云曷字盤庚四見俱當作害

謹案承奉也俾讀如願命俾爰之俾猶引也或讀承女絕句

俾女惟喜康其絕句今不從

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

女不上有今字　漢石經女遷之女作爾邦作國

謹案今女不憂以下謂民之弗率者也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莊云欽當爲厥忱當爲扰說文扰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

扰古文借厥爲歔歔貪也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葉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漢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見隸釋當從之畢以田云臭敗壞也迪進也

謹案爾扰不屬言爾心不一也對下命女一言之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

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投云倚玉篇引作踦曲也說文踦戾足也孫云穢當作歲臭同躲倚同掎說文掎偏引也朱武曹以今予命女絕句一詞也

孫云無以敗穢之物自躲喻浮言之不可嚮邇也恐人掎引之使不得自由也

女身迁迴女心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迓匡謬正俗作御段云迓字說文所無此衞包所改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衆莊云衆衍文或古文作泉屬下讀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不漢石經作不

謹案羞進也懷安也羞爾懷爾即上承女俾女多方所云宅爾宅畋爾田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不漢石經作不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　謹案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爲生生蓋卿士大夫皇皇求利有取死之道若萬民而不開其麗則非厚生之事故此責以不生生下云往哉生生敢其生生生生是庸皆言利用厚生之事王云猷詞也

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莊云幼孫句有比故句女罔能下脫或爲任字今文脫亂在父字上迪字屬下讀畢云迪久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戕漢石經作匠謹案則當作城古假借字

孫云畜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謹案戕賊卽下文暫遇姦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說文具共置也从収从貝省古以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貝爲貨蔡氏曰此亦對民庶責臣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乃父之乃唐石經作先宋本同釋文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云乃祖乃父丕乃告絕句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子孫

崇降勿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

嗚呼今予告女不易嗚呼漢石經作於戲謹案易鄭讀如字王肅讀難易之易今從鄭

鄭曰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莊云敬戒也下念敬同分漢石經作斁謹案易鄭讀當讀斁經作比設漢石經作翕

謹案絕遠所爲爾恍不屬也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段云恭當作共莊云滅之二字當衍王伯申云暫當讀曰漸漸詐也遇讀曰偶淮南原道篇偶睦智故曲巧詐僞是以正論篇上幽隱則下漸詐矣呂刑民興胥漸漸亦詐也宄說文姦也外爲盜內爲宄古文作忿忘劓說文劓刈鼻也王伯申云劓殄猶多方之刑殄劓割字廣雅剿斷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漢石經乃家下空一字段云歐陽尚書舊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　謹案此篇亦告衆臣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漢石經作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江氏聲曰台當爲紿段云懋勖古同部字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以識教令常行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漢石經予作我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

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文選

魏都賦注引尚書般庚曰優賢揚歷三國志管寧傳注今文

尚書日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唐扶頌優賢颺歷袁良

碑優臥之寵皆用今文尚書說文臥古文以爲賢字謹案今

文心字屬上讀優賢揚歷爲句勝古文本莊云困學紀聞云

伏生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之皆古文所無

按若德明哉四字

當在今我其敷下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莊云言卑應言匹字或

比讒言句予一人

屬言卑應言讀

在予一人下卑俾通協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漢石經嘉作綏

後案古我先王謂湯也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三亳鄭注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亳地依山故曰適于山也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漢志河南有成皋縣卽虎牢也轘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今偃師降谷或云卽今永甯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爾謂漢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漢石經作棄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庶幾相隱括其爲善政　謹案隱讀勤恤民隱之隱猶言恫瘝乃身視民如傷也漢石經作勘莊云念讀爲愈說告也敬讀爲儆戒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懋勉也簡閱也相視也言勉閱賢與能也即上所謂優賢揚歷是也下弗欽如字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恭段云當作共莊云欽當爲厥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　謹案勉選左右誥戒眾臣明示以好惡我不任掊克聚斂之臣

惟克開民麗使萬民安居樂業者則其以爵等登用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經作今爾
惠震作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

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謹案說文遹至也今通用弔又省作弔說文弔从人持弓莊

渠魏氏謂當从人執弗弗即弼字莊云古文叔字从人从弟

作叟經典不弔多係不淑之譌莊子假詭亦譌弔詭此的當

爲叔亦俶之假借釋詁俶始也毛詩四月傳廢忕也由用靈

善也各爲格之假借正也賁讀爲弇謀叟句各非句卜用句

茲賁句言我非侈大其謀始獨斷於爾卿士庶民之言善則

用之非則正之卜用之云必不敢違以宏此大遷也此洪範

所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皆從者歟

謹案總聚也貨寶即貝玉民功曰庸言無聚斂貨賄惟爲萬
民謀生乃爾功績也用布民德兼正德利用厚生言之永任
一心所謂咸有一德也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

高宗肜日釋文肜音融謝文肜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祭也又舟行也詩絲衣鄭箋作融思元賦李善注融肜古字通謹案彡聲在古侵部蟲聲在古冬部毛詩合用最近也

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

越有雊雉雊史記作昸俗字越于也段云古文作粵

漢五行志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

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孫云南方近火祥火爲禮是爲宗廟失禮之應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史記作祖已曰王勿憂先正事格 漢五行志孔光傳俱引作假

鄭曰祖已謂其黨 孔光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誡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莊云光父霸及光皆傳大夏侯尚書是今文作假也假讀爲嘏此與逸書嘉禾篇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皆嘏王之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史記無民字

謹案禮喪服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

子以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民中絕命 民中史記作中絕其命江云民字當衍

鄭曰年命者憃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 孫云殷自陽甲已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孚史記作付漢石經同台史記作奈何 孔光作

孫云孔光說爲正德以順天也付說文與也德說文外得于人內得于已祖已以爲天命雖有修短之殊既付于我當修德以待之先王兄弟相及多不永年有不修德者亦有修德

者未可以不永年而謂其失德缺其常祀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惡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受命保慶即付命正德之謂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謹案乃曰其奈何者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言天命以五德之正性而不順德不罪已者乃責命于天也

烏乎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史記作嗣遹訓繼典訓常豐作禮昵訓葉道段云今文嗣古文胤也惠徵士引晉姜鼎司朕先姑劉原父釋司爲嗣也昵本當作尼是禰之假借正義本同馬本衛包改作昵翟經音辨引此經作尼是未改之釋文本也

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立子孫而

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何氏又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按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劭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供一廟二室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孫觀察以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感祖巳之言乃修建寢

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嘗爲
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味經宗伯云王爲下土之式先
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
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九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

南菁書院

西伯既戡黎釋文伯亦作柏惠定宇云穆天子傳郭注云古伯字多从木釋文戡音堪說文作戹云殺也此戡訓刺音竹甚反段云壁中本作戹後易爲戡爾雅郭注引作堪文選李善注或引作龕皆古同音字黎說文云稫皆後人改之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稫段云此戡字本作戹或彼黎字本作稫皆後易爲黎今文作耆亦作飢亦作阢書大傳作耆殷本紀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阢孫云阢不成字卽飢之誤字周本紀作耆莊云据字書當作叽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

王伐而勝之　謹案書大傳以戎者之後紂四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案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說文云上黨東北者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黎侯不知何氏左氏宣十五年晉滅潞氏數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同此若呂覽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詩序黎侯寓于衞水經黎陽縣注引之黎陽爲漢魏郡屬縣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西南三里非此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令又克有黎國追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史記格爲假濬夫論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集解曰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戲史記作虐孫云虐或是古文亦作虐　諺之古文莊云詳鄭注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史記虞下有知字莊云詳鄭注本無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敎法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釋文摯本又作贄說文贄至也商書曰大命不贄讀與摯同段云壁中本作贄後易作摯史記訓爲至作大命胡不至唐石經旁注

胡字于命不之間誤
也如台本紀作奈何

王曰烏乎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乎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說文引作迺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云此條葢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亦力捶反累墜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此未經孫强輩改竄處葢尚書本作亦而孔讀爲參釋云亦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亦叅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叅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叅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孔傳或有亦讀爲參之語衛包并刪之耳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謹案指乃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戮于爾邦言災必逮夫身詩召旻亦言不哉我躬也此及下微子篇爲商書之變垂戒深矣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微子第九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史記作太師下同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

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謹案鄭說微子與紂同母本之呂覽與史記異史記以父師作太師說爲太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物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記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義較正馬融論語注微箕二國名

子爵也水經注涉水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公羊春秋經莊二十八年冬築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元和志則云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未知孰是或東平之微鄉爲微子采邑沛縣之微山古宋地成王命微子爲殷後因以名之耳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或作有亂訓治正作政

我祖底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孫云底致也遂成也陳道也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宋世家作湎說文酗醉聲也酗酗也無酗字東晉古文所改世家酒下有婦人二字厥作湯段云今文以婦人是用爲句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讎方世家作竝云今文當作旁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敵讎言婁相攻奪

孫云鄭氏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猶鈔掠也師師如梓材我有師師言衆長也凡有辜罪乃罔恒獲者言紂爲逋逃主致民相仇怨即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世家作典莊云今文淪作倫聲近而誤錢辛楣云攷工頖典鄭司農讀典爲殄殄通段云孔傳以厓際訓津字正義以前經文無涯字世家徐廣注一作涉水無舟航亦訓津字釋文厓五皆反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狂吾家耋遜于荒狂世家作往鄭本同耋遜于荒世家作吾家保于荒喪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莊云今文遜作保無耋字正義引鄭注耋昏亂也是鄭讀保爲耋東晉古文改保爲遜又從鄭作耋曲爲之說其義更支釋文耋字又作旄王氏後案耋字說文所無鄭本或作眊或作耄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馬曰卿大夫稱家　謹案出狂讀如詩大雅及爾出王之王卽左氏遣勞之遣傳訓爲發疾生狂非也鄭訓耋爲昏亂則耋非壽耆之訓當從史記作吾家保于卷言吾家保安于卷亂也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指世家作故段云當作旨隮說文引作躋說文無隮字謹案石鼓有隮字告予絕句王伯申云指或通底通者當讀無指告句子顚隮句

馬曰隮猶墜也恐顚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謹案顚頂也而訓仆隮升也而訓墜古人制字之義相兼也凡顚墜者升極高而墜必死易明夷上爻所謂於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毒世家作篤降訓下災作菑興沈酗于酒亦字衍莊云當在以容將食下文有脫亂也荒訓亡邦作國江氏聲曰方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用以容將食無災 攘竊世家作陘涇一本下有侵字莊云將當讀薦說文薦煮也从鬲羊聲史記封禪書作鬻古文字異今讀以容將食句言以祭祀之牲飾尋常高食之煮也無災當作天災古無作无形近而誤天災

屬下讀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 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鄭曰攘純毛牷牲體具 謹案公羊傳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父師言殷君臣廢天地大神祇之祀以犧牲籩豆之薦共相容隱高食之而無有災疾者明神祇既不享殷將厚其毒而降之罰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皐合于一多脩罔詔 釋文讎如字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莊云用乂句召敵句脩讀脊

馬曰稠數也斂賦斂也 莊云天災降監殷民用乂言天之下災于殷邦固下視殷民用悔皐自治也讎斂召敵讎不怠者言讎民之事聚于上致民與上爲敵是有以召之而上讎民之事猶後日甚不懈怠皐叢于一人脊脊大亂告不勝告況告者必死終不得治乎 謹案詩大雅所謂鴟烋中國斂怨爲德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釋文臣僕一本無臣字敗說文引作退敷也段云壁中尚書敗字蓋皆作退說文古文僕从臣作㚔段云此臣字當刪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論衡作孩子又作微子曰釋爲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覩其不善之形今不從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 莊云詔王子出句迪我舊云刻子

句舊當爲咎刻當爲亥釋詁迪作也言咎之作在亥子之辰也　謹案殷本紀叙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書也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馬融論語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　莊宗伯云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至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以續殷帝乙以上之祀箕子所云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至是乃驗

釋文靖馬本作清顧徐音鼓孫云清乃瀞之省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馬曰清潔也　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一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誓第十　周書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史記作東觀兵至于孟津大傳孟作盟

大傳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齋栗允哉

大傳司徒在司馬前今從史記允哉大傳作亢才誤亢哉史記作信哉　謹案詩大明疏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後案及孫觀察本俱誤以司馬在前四字作經文疏意

言牧誓司徒在前此變文司馬在司徒前也　馬曰諸節諸

受符節之有司也

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子小子受先公大傳作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

臣史記作
先公功

莊云釋詁公事也言受之文王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史記必作畢古通御覽引大傳作殺功下有明字力說苑正理篇引作協抱朴子用刑篇作立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意于民者逭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正稽古立政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周官太祝疏漢書郊祀志刑法志班固傳注說苑臣術篇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太子發再拜稽首太祝疏

師行齊世家周本紀作遂興師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號曰齊世家作以誓案鄭注古文同本紀索隱蒼兕本或作蒼雉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

大子發升于舟大傳白虎通同周本紀作武王渡河

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大傳董仲舒傳終軍傳天問王逸注休哉下有周公曰雖休勿休

馬曰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

與周之象也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
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勁今尙仁人
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
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鴟其色赤其聲
魄然五至以穀俱來周本紀大傳思文疏董仲舒傳注繁露同類相應篇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鴟鷙鳥也明武
王能伐紂　鄭曰五日燎後數日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
也鴟當作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
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
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苾應周尙赤用兵王

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
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詒我來牟
周公曰復哉復哉大傳上有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復音茂
大傳曰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顏師古曰復報也言
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一說周公以天意示紂尙未可
伐當還師復歸也
使上附以書大祝書上有周公二字被節去上文故加周公以明之
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士昏禮疏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咸曰受可伐矣王曰
爾未知天命未可惟丙午王還師周本紀大傳大明疏閟宮疏文王世子疏漢律志還或作
　　建或作逮
　　皆誤也

十一年莊云太誓不記年故劉歆諱誤以爲十
三年也此三字太史公據書序言之

惟十有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師乃鼓鼙誤師乃揖前歌後舞
格于上天下地大傳大明疏大司馬注說文手部鼓古通揖誤
大傳作躁揖作愱注喜也揖誤王逕天問注作
覺藻格
一作極

說文揖揖也周書曰師乃揖揖者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
左旋右揖禮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皇侃云師說書傳云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
名爲武宿夜其樂亾

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周本紀
詩大明

孔頴達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

奄妄居

王乃誓曰格爾眾庶史記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莊云經文
當如是孫云史記前云殷有重罪不可以
不畢伐是偏告諸侯之辭疑是太誓中篇史公約其旨即書
傳所引大誓然則中篇之佚久矣此下篇武王以紂罪告于
眾庶
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馬曰動逆天地人也

離逿其王父母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周本紀
徐廣曰
怡一作辭孫云
禮樂志怡作以

今予發今上史記有故字莊
云故今二字當作肆

惟共行天罰勖哉夫子勖史記作勉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莊云今文太誓泰書古文同故馬融鄭康成王肅皆有注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馬融曰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于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勿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墨翟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天命爲中篇與今文大誓辭雖不同亦互有存佚可參考下篇當爲商誓武王入殷爲商庶百姓新命于天告之以周自后稷至于文王所以受命及紂之所以亡在逸書三篇皆明天命故曰大誓其非全文不錄爲記薄著于左方

於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於本作惡有當爲明德其行事甚章著鑑當爲監詩云殷鑑不遠右助也言天之助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九有九州諸侯皆去殷而歸周上帝不順祝降其喪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惟我有周受之大商商本作帝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大誓太子發見墨翟書

我武維揚揚續也文王有武功武王續之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國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密須犬夷黎邘崇于君殘其民以殺伐自張大文王侵其疆取之孟子所謂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者也一說于即詩所謂阮也密須侵于之疆文王取之　于湯有光　大誓見孟子言文王之功亦太子發文

紂越厥夷居居蹲也　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一作不祀禔也

乃曰吾有命一作我民有命無僇一作鼻務一作鼻侮排扇天下僇且也鼻天棄而勿保弗一作不　大誓大明見墨翟書

獨夫紂荀子所引大誓當在越厥夷居之上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大誓亂下有臣字論語無左傳又有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管子引大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大旨亦相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引大誓文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大誓文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引大誓故文韋昭云故古事也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大誓文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也字疑誤發辠鈞墨子引大誓文商王大亂沈于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不辜謂几侯鄧侯比干也守法出亡之周　呂不韋書言武王告諸侯之辭亦大誓類也

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也

莊曰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太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謂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今文大誓充學愈於以世俘爲武成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牧誓第十一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說文引作坶段云坶字體小異耳徐邈云牧一音茂史記甲子爲牧坶坶字本孔安國以今文讀上有二月字徐廣曰殷正月周二月也漢歷志作塺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詩大明疏引書序注段云十七字此亦鄭注　馬曰昧未旦也　謹案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盂津至牧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朝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國語所述較呂覽爲信王逸不引其學疏矣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會合也莊云古文命與會合字皆从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鼂从龜省从日卽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又加水作潮汐之潮其作韜从舟聲者小篆也謹案天問爭盟卽清明釋文一作會鼂請盟非也古文清字作瀞亦或省作⿰氵小篆作清亦作淨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从月卽卿之偏旁下與向同意或从二目作⿰目目或加口作明天問作盟古文姓作星詩曰星言夙駕漢天文志作曜史記天官書作精清明亦兼二義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文鉞本作戉說文引作戉旄作髦又氂氂牛尾也古旄氂通說文鉞申鑾聲非斧也麾說文作摩）

馬曰白旄旄牛尾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敎

曰逖矣西土之人（逖爾雅釋詁郭注詩抑疏文選李善注俱引作遏段云衛包據說文逖爲今字遏爲古文改之）

謹案韋昭國語注武王始發師東行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距戊午度孟津三十一日鎬京至牧野千二百里故云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史記友邦作有國

馬曰家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無御事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謹案伏生說爲天子三公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與公羊何注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說合蓋古制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帥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記盧作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孫云庸左氏文十六年杜注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蜀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其地東接越南接巴北與秦分西奄岷嶓羌說文西戎牧羊人也髳詩角弓作髦箋云西夷別名盧左氏桓三十年盧戎杜注南蠻濮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左氏巴濮吾南土鄭語叔逃難于濮

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章注濮南陽之國微見立政惟彭不見傳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虢州竹山縣及金州古濮盧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也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後案晉上庸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彭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縣濮王會解卜人以丹沙王應麟補注卜人即濮人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爾雅郭注引作偁說文作冓

爾雅偁舉也攷工記戈祕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干爾雅扞也孫炎注所以自扞蔽說文戰盾也矛說文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古文作我攷工記酋矛長有四尺鄭注酋發聲直爲矛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釋文牝頻引反徐又扶死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無外事　釋名索索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史記作殷王紂

婦謂妲己見晉語殷本紀及列女傳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王伯申讀曰泯猶蔑也史記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莊云據史記厥下遺下皆有闕文今文同王漢石經作任莊云古

文讀王今
文讀任

鄭曰肆祭名答問也　謹案禮祭有腥肆爛脫之別鄭注肆解牲體以祭此舉肆以該諸祭也荅報祭也莊云今文言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卽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之謂微子微仲呂覽以爲皆紂之同母兄也謹案古文言王父者大誓鄭注謂祖父母之族非也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王伯申云迪用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史記無是以爲大夫卿士宄作軌邑作國崇漢書谷永傳引作

宗師古
云古通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惟恭史記作維共段云衛包所改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勖哉夫子愆史記訓作過下同藝文類聚引作弗僭下同簡文也勖史記訓爲勉下同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後案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六伐疏及曲禮疏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疑鄭本古文無此四字而史記及蔡邕石經有之今文之異也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桓說文引作狟段云壁中字孔讀或借亭郵表之桓也貔史記作羆熊作豻羆作離說文离字下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段云离正字離螭皆其借字彫琓蛇皆螭之別字說文羆古文作熊古文作羆离丽它皆古歌部字

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迓馬作禦書疏王肅讀御爲御作迓者衞包所改奔史記作犇

馬曰禦禁也役爲也 鄭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後案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王師所以異於霸術也鄭深得之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史記勖訓勉躬訓身

鄭曰所言且也 謹案言爾躬不言奴戮守文王罪人不奴之法仁於夏殷之制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